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 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 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重庆人民出版社重印（重庆嘉陵路344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印张1·字数20,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775 定价（四）0.09元

全世界都在談論戰爭與和平問題。

萬惡的帝國主義制度，給世界人民帶來了無數次戰爭，帶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禍。帝國主義的戰爭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同時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強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來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鬥爭。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責任重視人民群眾要求和平的情緒，站在保卫世界和平鬥爭的前列；有責任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進行鬥爭，揭穿他們的騙局，挫敗他們的戰爭計劃；有責任教育群眾，提高群眾覺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鬥爭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相反，現代修正主義者却適應帝國主義政策的需要，幫助帝國主義用謊言欺騙群眾，轉移人民的視線，削弱和破壞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為帝國主義準備新戰爭的計劃打掩護。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同修正主義的路綫，是根本對立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是有利於爭取世界和平的正確路綫。這就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貫堅持的路綫。

修正主義的路綫，是助長新戰爭危險的錯誤路綫。這就

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

平詞句來掩蓋備戰的工具。沒有這種和平主義及其工具國際聯盟，在目前情況下要準備戰爭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頁。）

同列寧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却幫助帝國主義欺騙群眾，成為帝國主義發動兩次世界戰爭的幫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竭力用虛偽的和平言詞，麻痹人民革命的鬥志，掩飾帝國主義準備世界戰爭的計劃。

在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前後，老修正主義分子就紛紛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一邊，擁護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在國會中投票贊成軍事撥款，虛偽地利用“保衛祖國”的口號，煽動本國的工人階級投入殘殺別國工人兄弟的戰爭。

當帝國主義者需要按照帝國主義的條件實行休戰的時候，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又用什麼“沒有比建立在‘你活，讓別人也活’的原則之上的諒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運了”^①之類的甜言蜜語，來蠱惑人心，反對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繼承者，更加明目張膽地充當帝國主義的和平騙局的吹鼓手。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散布了一大堆謊言：

第一，美化帝國主義，轉移世界人民鬥爭的視線。考茨基說，“對於世界和平說來，帝國主義的危害仍舊不過是微小的。

^① 考茨基：《民族問題》。

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① 这是要人們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偉大的和平堡垒苏維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飾新战争的危險，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說，“如果人們在今天还大談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那末所根据的是傳統的陈詞濫調，而不是對我們时代的考察。”^② 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說，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論的历史观”。^③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論調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說，“下一場战争不仅会带来貧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廢墟和腐烂的尸体。”^④ 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說，“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⑤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說，“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來說，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來說，沒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們討論的是，我們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險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⑥ 考茨基还說，“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滿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們

①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② 同上。

③ 哈阿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茲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問題的发言，載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④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⑤ 《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決議》。

⑥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时代本来的重大問題退居次要地位”。^①

第五，宣揚唯武器論，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說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經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軍的装备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沒有成功的希望。”^②

第六，散布通过裁軍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謬論。伯恩施坦說，“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給人們以欢乐！我們不能停下来休息，我們必須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風順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協議和裁軍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③

第七，散布裁軍节省下来的錢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謬論。考茨基說，“西欧的軍备負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資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④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說，“文明欧洲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軍舰和飞机更能够維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⑤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說，

①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②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問答》。

③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茲代表大会上关于裁軍問題的发言，載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④ 考茨基：《再論裁軍》。

⑤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偉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①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說，“美国現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②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頁。）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說，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頁。）

人們只要讀一下赫魯曉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言論，只要把赫魯曉夫的言論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論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魯曉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創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魯曉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問題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經驗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險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絕和反

①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②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路線。

最大的騙局

世界上最大的騙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說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陣营之間的中間地帶，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實現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十八年来，連續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現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論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們說，出現了能够清醒地估計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魯曉夫曾經贊揚艾森豪威尔，說“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絕對信任的人”，“真誠希望和平”，“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魯曉夫現在又贊揚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的人，“表現出对維護和平的关

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见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

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

說，“归根結蒂，維護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準備最終為我國而戰，並且說到做到。”肯尼迪執政以來，推行所謂“靈活反應戰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軍事力量”，加強“全面的實力”，以便美國能夠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戰爭，不管是全面的還是有限的，核的還是常規的，大的還是小的。肯尼迪的這個狂妄計劃，把美國擴軍備戰活動推進到空前的高峰。請看美國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實：

第一，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從一九六〇財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財政年度預計的六百億美元，達到了和平時期的最高水平，也超過了進行朝鮮戰爭時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稱，兩年多來，美國的“戰略警備部隊”的核武器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戰鬥準備的陸軍師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採購空運飛機的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種游擊隊”和“反暴亂部隊”增加了將近五倍。

第三，美國的战略目標聯合計劃參謀部，已經制定了对蘇聯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進行核戰爭的計劃。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今年年初宣稱，“我們準備在整個時期建立能摧毀幾乎蘇聯所有的‘軟’的和‘半硬’的軍事目標（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們許多極為堅固的導彈發射場的力量。此外，還要建立一支保護得很好的力量，用來進攻或者以備將來進攻他們的城市和工業區”。

美國進一步加強了矛頭針對社会主义陣營的核導彈基地網，大大加強了在海外的攜帶導彈的核潛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揮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貼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試驗場，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經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揮机构。它成立了“进攻司令部”，統轄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調动他們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揮中心，还組成了分別設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揮所和紧急海上指揮所。

这些事实說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軍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見，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向它念聖經、唱頌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薩。在这方面，不管赫魯曉夫怎样給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絲毫不給赫魯曉夫賞臉。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魯曉夫的耳光，宣告赫魯曉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謬論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辯護士的人來說，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問題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

爭的危險是存在的，這是事實。我們應當把這個事實告訴人民群眾。

但是，新的世界戰爭能不能防止呢？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人的觀點，從來是十分明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毛澤東同志對戰後的國際形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戰爭可能防止的論點。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澤東同志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談話中就說：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時候，美國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強調美蘇戰爭，鬧得烏煙瘴氣，就使人不能不來看看他們的實際目的。原來他們是在反蘇的口號下面，瘋狂地進攻美國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切對象國都變成美國的附屬物。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动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鬥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頁。）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是針對着當時對於國際形勢的一種悲觀估計說的。那時候，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动派日益加緊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鼓吹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蔣介石反动派也大肆進行這種宣傳，來吓唬中國人民。當時有一些同志，對於這種訛詐，產生畏懼的心理，在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反动派發動的武裝進攻面前，表示軟弱，不敢堅決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

战争。毛澤东同志則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澤东同志的科学論断，已經为中国革命的偉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澤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陣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繼續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詳細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論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經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說中一句成語“东風压倒西風”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說，“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風压倒西風，也就是說，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第二十五頁。）

毛澤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結論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風”的一边，而“西風”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異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

是暴露了他們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討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澤东同志提出“东風压倒西風”，主要地也是为了論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爭取和平建設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論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見，說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領導蓄意制造的謠言。

可見，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論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魯曉夫的什么“創造”。

可是，赫魯曉夫真的一点儿創造也沒有嗎？不，創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謂創造，絕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魯曉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說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須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險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員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險。按照他們的論調，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經变成爱好和平